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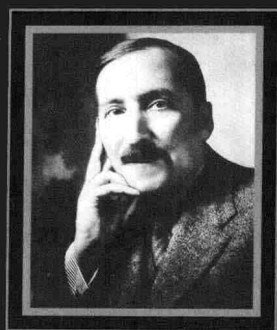
Ciwei ge Jing dian Zhuan ji Cong shu



三 作 家

卡萨洛瓦 司汤达 托尔斯泰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 著 王雪飞 / 译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Ciwei ge Jing dian Zhuan ji Cong shu

三 作 家

卡 萨 洛 瓦 司 汤 达 托 尔 斯 泰

赵燮生 主 编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 著
王雪飞 /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作家:卡萨洛瓦、司汤达、托尔斯泰/(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王雪飞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ISBN 978-7-5396-4214-7

I. ①三… II. ①斯…②王… III. ①卡萨诺瓦, G. G.
(1725 ~ 1798) - 传记②司汤达(1783 ~ 1842) - 传记③托尔斯
泰, L. N. (1828 ~ 1910) - 传记 IV. ①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0573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策 划:岑 杰

责任编辑:岑 杰

装帧设计:艺杭传媒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2827094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2.25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德译英原序	001
英译汉新序	002

卡萨诺瓦

其人其书	003
青年卡萨诺瓦素描	007
冒险家	009
素养与才具	013
肤浅的人生哲学	018
好色之徒	026
默默无闻的岁月	037
晚年卡萨诺瓦素描	041
善于自我写照的天才	045

司汤达

既钟情虚假,又喜欢真实	055
肖像素描	058
人生画卷	061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三作家

CIWEIGE JINGDIAN ZHUANJI CONGSHU

自我与世界	077
艺术家	085
心理放纵	096
自我写照	100
司汤达的现代属性	106

托尔斯泰

引 子	111
肖像素描	113
生命的活力与死亡的恐怖	117
艺术家	126
自我写照	135
危机与转机	142
冒充的基督徒	147
教 义	153
为实现理想而斗争	162
托尔斯泰的一天	170
决断与改观	177
投奔上帝	181
跋	184

德译英原序

把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这三人放到一起,实属奇异的组合。然而,斯蒂芬·茨威格却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公分母”。三人为我们带来了文学的根本形式,那就是襟怀坦白。请看:卡萨诺瓦把自己同当年的酒肉朋友鬼混的那段荒唐往事从实道来;司汤达对复杂的心理加以剖白;托尔斯泰则对自己所沉迷的精神狂热津津乐道。各自基于不同层面——有肉体的,有心灵的,有伦理的——这些代表着同等的创造性功能的升华,即自我塑造。

茨威格在欧洲大陆评论界的领袖地位无人匹敌,连高尔基和罗兰这样的人都承认其高超的艺术修养。他的传记写法完全是他自己独有的,因摒弃过时的写实法而与庸俗化分道扬镳。他深入到所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以生花妙笔,把他们心底的千姿百态刻画于读者面前。他的作品,经过伊登(Eden)和塞达·保罗(Cedar Paul)首次译给英语读者后,可谓不曾走味的精神美餐。

英译汉新序

卡萨诺瓦何许人也？普遍知之甚少。我是在接受了翻译此书的任务后才碰到这个名字的。但是，卡萨诺瓦在欧洲却是妇孺皆知，但他不是以作家身份闻诸四方，而是以冒险家和花花公子之名传世数代。今年夏天，我在接待一位北欧总领事时向他了解卡萨诺瓦的生平。总领事给我讲了不少轶闻趣事，还说：“卡萨诺瓦已经成了混世魔王和猎艳高手的代名词。”原来如此，难怪茨威格在书中写道：“卡萨诺瓦的名字至今还挂在大家的嘴上，一提起他，人们都不由自主地笑逐颜开。”后来，我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查到了一段有关卡萨诺瓦的文字。

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教士、作家、间谍、外交官和冒险家，作为文艺复兴的产儿，他是一位典型的自由思想者和世界主义者。他的自传不失为18世纪欧洲各国都会的杰出写照。他年轻时因品行不端而被圣西普里安神学院开除，从此，开始了他丰富多彩而又放荡不羁的生涯。曾一度为罗马枢机主教效劳，后在威尼斯当小提琴手。1755年，返回威尼斯后，有人告发他是巫师，被判刑5年，关在总督宫监狱。1756年10月31日越狱后，前往巴黎。翌年，他把彩票引进巴黎，在财政金融界中有了声望，在贵族当中为自己赢得了美名。卡萨诺瓦在写作上是多面手，写过应景诗、评论，翻译过《伊利亚特》(1775年)，还写过小册子，讥讽威尼斯贵族阶级，特别是有权势的格里马尼家族。他的生动自传《我的生平》(6卷)，是他最主要的著作。另外，他还写了5部长篇小说，20部喜剧和一些乐曲。让我们读一段作者给卡萨诺瓦下的评语：“卡萨诺瓦的天才表现，不在于他叙述自己的生活故事的方法，而在于他的生活方法本身。生活本身就是这位艺术大师的工作间，同时兼备着内容和形式。一般来说，那些靠想象写作的作家们是把创作热情用在各自的诗歌和散文上的；而我们的卡萨诺瓦却把创作热情倾注到这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上了，每个短暂瞬间、每件可能发生而又并未发生的

事情,他都满腔热忱、毫不犹豫地用最富戏剧性的语句加以记述。别人非杜撰不可的情节,他却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了;别人非想象不可的韵事,他却以自己那欲火中烧的肉体感受过了。正因为如此,他在这方面无须搜肠刮肚、耗费笔墨,以对活生生的事实加以润色,而只需将业已亮相的情节理出个头绪来就够了。除了后来的巴尔扎克之外,当时不曾有哪位作家创造出堪与卡萨诺瓦的丰富经历比肩的曲折离奇的情节。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再也没有哪个人有过如此大起大落的生活。如果不从生活经历的精神实质与深度考虑,而只从事件数量本身来考虑的话,歌德、卢梭以及同时代的那些传记与卡萨诺瓦的比起来,就显得那么墨守成规,那么单调狭隘,他们尽管目标明确,创作动机迫切,但是生活却那么土气落伍。此外,我们这位冒险家的生活轨迹却富于变化,换国家、换城市、换行当、换圈子、换女人,这一切都像换衬衫一样轻而易举。他哪儿都去,并且马上就会混熟,一直都准备迎接新的意外。”“卡萨诺瓦这个流氓,时而文质彬彬,时而高谈阔论,把自己装扮得像个哲学家,这些难免使我们哑然失笑。但是,我们翻阅了他写的6本、10本、12本书以后,往往就会改变看法,把他当作世界上最最聪明的人,同时还会发现他那肤浅的人生哲学,比任何学说教义都更精明、更迷人。”

司汤达的句子,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南京大学听著名诗人赵瑞蕻教授作讲座时听到的。赵先生曾经翻译过司汤达的《红与黑》,他曾给我们回忆了自己同匡亚明校长一块蹲“牛棚”的情景。他说,他常和匡校长一块儿读英文《毛选》,谈论司汤达和于连的往事。后来,我从书上和电视上多次接触到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十年前,在国外工作期间又阅读了《红与白》(又名《吕西安·娄凡》)。今年,又把他的《巴马修道院》看了一遍。

司汤达(1783~1842),法国作家,生前不甚知名,但今天的评论界公认他和巴尔扎克、福楼拜一样为19世纪法国第一流的文学家,甚至比他们更为英国、美国,特别是法国青年一代读者所了解。他早年丧母,其父是律师。贝尔热爱母亲的聪颖和智慧,憎恨父亲的保守、冷酷和贪财。他和外祖父一起生活,并从他那里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贝尔少年时代的家庭矛盾形成了他性格中的个人主义、反抗性和冲动性。他17岁到巴黎,在军事部门任职。1800年5月,越过阿尔卑斯山,加入拿破仑的后备军,抵达米兰。在米兰18个月未真正作战,1801年底返回巴黎。他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服役十多年,先后担任龙骑兵联队的军曹、少尉、副官等职,亲眼见到莫斯科大火和拿破仑大军的溃退。1814年拿破仑帝国的覆灭和波旁王

其他所有卓越诗人,基本上都是他本国的同胞,他们的作品只能在图书馆的书架顶端找到,现已成为干巴巴的研究材料。与此相反,卡萨诺瓦的名字至今还挂在大家的嘴上,一提起他,人们都不由自主地笑逐颜开。按照普通概率推测,等到《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和《忠实的牧人》被冷落在书架顶端并积满灰尘之后很长时间,他笔下的伊利亚特仍将具有生命力,仍将吸引众多的读者。这个滑头冒险家,一步就把自但丁和薄伽丘以来意大利的所有大作家都甩到后头去了。

卡萨诺瓦这么个门外汉,成了个大赢家,而他事先却没有下过任何赌本。他机智地超越了命运,确保了经久不衰。对于困扰着真正的艺术家的巨大责任感,这个赌棍简直是一无所知。工作繁重的作家把自己同日常生活的温暖天地隔离开来,埋头从事写作的那份艰辛,他是没有尝到过。写书人在拟定写作计划时的那种舒心快慰,为追求完美而按捺不住的那种渴望,默不作声却能如愿以偿地把丰富多彩的想象加以详细通俗描写的那种切身感受,那种渴望把思想观点从尘世中解放出来,并使之腾云驾雾的心情,卡萨诺瓦统统都不曾体验过。他根本不知道,作家为了提炼语言、润色词句,要像奴隶一样夜以继日地默默耕耘,直到有一天笔下生花,犹如雨后彩虹在镜片下熠熠发光才肯罢休;他根本不知道,富于创造力的作家虽然涉猎驳杂、默默耕耘,却不一定得到回报,往往历经数代而得不到承认;他根本不知道,文人为自己的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人生乐趣。众所周知,卡萨诺瓦在生活中养尊处优,是不会为那位严肃的艺术女神牺牲一丝乐趣、牺牲一阵睡眠、牺牲片刻享受的。他从来都是懒得为沽名钓誉而劳动一根指头的,可他由于吉星高照,名誉竟源源不断地奔他而来。只要袋子里有一两根金条,就足以成为点燃爱情火苗的一滴燃油,只要还有丢骰子的能耐,他就想不到去接近严肃艺术,也想不到要让墨水弄脏手指。只有在所有的大门都把他关在外面的时候,在女人们对他的求爱举动百般嘲弄的时候,在他落魄成一个又孤单又阳痿的乞丐的时候,在各种人生乐趣变为一去不复返的回忆的时候,总之,只有在他成了个穷愁潦倒、喜怒无常的糟老头子的时候,他才转而用写作来替代所经历过的美好时光。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因为缺乏快乐,因为生活枯燥,他像一只遭受癞疥折磨的丧家之犬那样怒不可遏,于是愤然着手把年过七旬的卡萨纽斯(其实就是卡萨诺瓦本人)的故事公之于世。

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他的全部文字成果都在这里——然而,这是多么浩繁驳杂的故事啊!五部长篇小说、二十部喜剧,还有一系列中篇小说和乐曲,以及大量奇闻轶事,要把这些叙述成优美的文字,就像榨葡萄汁一样。虽然这些并

族教育,但却接近和熟悉农民生活。1844年,托尔斯泰考进喀山大学。1847年,辍学回到自己的田庄,决心做个人道主义的好地主。农事改革失败后,他便埋头下苦功读书。1851年参军,不久到了高加索。此后,开始文学写作,首先写成了《童年》、《少年》和《青年》自传体三部曲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1857年发表《一个地主的早晨》,反映了托尔斯泰对于农民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同年,他首次出国旅行,走遍了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逐步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实质。回国后,他根据印象写成了题为《琉森》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在1855年到1863年之间写了一系列关于道德问题的短篇小说。1860年,他再次去西欧旅行。1861年回国后,托尔斯泰担任农村调解人,“对农民表示了特殊的偏袒”,引起当地贵族的“切齿痛恨”。不久,沙俄政府派人搜查了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庄园。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别尔斯·安德烈耶芙娜结婚。婚后,他集中精力从事创作活动,完成了中篇小说《哥萨克》,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在写作这两部巨著之间的一段时间里,托尔斯泰的人生观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战争与和平》是一部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作品,它的主要人物在道德上都是健全的,都能把握住自己的思想感情。《安娜·卡列尼娜》在写作风格上相似于《战争与和平》,但它的主人公们却往往不能解决内心冲突,有时还酿成了人间悲剧。从70年代末开始,托尔斯泰为人生真谛作了长期的探索,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他就自己的宗教观、社会观、道德观和艺术观写了不少论文、剧本、小册子和民间故事。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思想上出现的新矛盾。1889年,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面世。这部作品不乏优秀片段,但留有匆促而就 and 道德说教的痕迹。

晚年的托尔斯泰心力交瘁,精神彷徨。他的“勿以暴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救世药方”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为彻底摆脱贵族生活,没跟妻子话别,悄悄地离家出走。几天后,因突发肺炎而在途中一座小火车站去世。茨威格是这样评述托尔斯泰的:“在为期六十年的非凡劳作期间,他所写的作品无不包含着自己的形象,而且这种形象无不细腻入微。无论是他的长篇小说,还是短篇故事,或是日记和书信,我们都必须综合研究,才可认清他的真正面貌。总的来说,它们所展示的自我肖像比我们所处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全面、更详尽、更有精神、更有连贯性。”

动的人和重享乐的人比任何重创作的艺术家有更多的经验要介绍,可他们又不善于讲述自己的故事;而诗人们就必须编造,因为他们难得有多少值得介绍的经验——这是无法解开的悖论。凭借想象的作家难得有传记问世,有传记问世的也只不过是那些属于例外的擅长笔墨者。

卡萨诺瓦就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人物。我们终于发现他是一个酷爱享乐的人,一个不肯放过似箭光阴,不肯错过幸福机遇,又受到命运恩赐而有最不寻常的冒险经历的人;他是一个具有过人记忆力的人,一个生性不理睬清规戒律的人。此人在给我们讲述自己一生的大故事时,不受任何道德约束,不做任何艺术加工,不带任何哲学色彩。他按照本来面目,质朴平实地记录了他那激情横溢、险象环生、流氓成性、肆无忌惮、趣味盎然、庸俗卑劣、骄奢淫逸的一生,始终扣人心弦、出人意料。他因为动了真情而着手记述自己的故事,不是出于文学抱负,不是为了吹牛,不是为了悔过,也不是为了搞个带有自我标榜意识的忏悔录,而是因为有一种直言不讳的愿望才决定公之于世的。所以,他讲起往事来朴实自如,像个叼着烟斗坐在酒馆里的老兵,给不抱偏见的听众津津有味地谈着些新奇见闻甚至风流韵事。此时此地的叙事者不是个虚构情节和编造故事的人,而是个同时掌握着胜过任何幻想境界的实际生活的主人。卡萨诺瓦所要做的,就是让人们艺术家的最起码的期望,使难以置信的东西,变得令人信服。他的回忆录法文本尽管语言有些拗口,可他在完成上述任务时还是不折不扣的。然而,晚年在图书馆挂有闲职的卡萨诺瓦穷愁潦倒,受着痛风的折磨,写起字来手直发抖,他连做梦都没想过,他这些回忆录竟被文学家和史学家看成是对18世纪生活的最珍贵记录。达克斯的侍从费尔特科齐纳曾经预言,一百二十年后的巴黎将出现一个“卡萨诺瓦学会”,旨在审阅这位冒险家的每一份残缺手稿,核实每一个日期,并尽可能查对书中写到的那些女贵族的姓名。要是卡萨诺瓦亲耳听到了这个预言,又该作何感想呢?巴黎当时尚属禁苑,而和他同屋居住的费尔特科齐纳则是他的死对头。贾科摩·卡萨诺瓦虽有虚荣心,但却会把上述预言看成是恶意嘲弄的。

卡萨诺瓦虽有虚荣心,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终将成名,因而一点都没刻意于道德说教、感伤情调和心理描写。说句实话,我们值得为此庆幸,因为只有他这样不想维护正统的作者才可以信手写来,才可以使回忆录保持直截了当的个性。这个老赌棍像往常一样镇静自若地坐在达克斯的写字台边,他写出的书就是他在人生赌场上赢得的最后一局。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个赢家,因为他没等重新发牌就撒手人寰而去了。然而,无论如何他是赢得了不朽。没有什么可以把这个曾

用它拷问灵魂,检讨良心。

总之,这三位作家都是很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又都是自我写照的高手,他们都把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当做自己的化身和代言人。卡萨诺瓦有他的卡萨纽斯;司汤达有他的于连、法布里斯、亨利·勃吕拉;托尔斯泰有他的彼尔·别祖霍夫、列文、奥列宁、聂赫留朵夫。但不同的是,卡萨诺瓦注重对自我肉体享乐的记录;司汤达注重对自我心理状态的分析;托尔斯泰注重对自我道德精神的反省。正如茨威格所说:“卡萨诺瓦写下回忆录就一劳永逸了,司汤达写起来则是断断续续,而托尔斯泰在整个文学生涯中如影随形,始终悄悄地跟在书中人物的后面难分难舍。”

我想,茨威格之所以不厌其烦、不惜笔墨地刻画这些自我写照的高手,其中也许带有几丝惺惺相惜的情感因素吧。茨威格本人就乐于并善于揭示人物内心的隐蔽世界,他是公认的心理描写和个性刻画的艺术大师。这位奥地利著名作家是德语文学中的一位多面手,既写小说,也写评论,还留下了不少人物传记。我觉得茨威格的人物传记似乎有以下两大特色:一是评论多于叙事;二是人物“拼盘”引发人物比较。他把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放在《与魔的搏斗》这一本书里,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三大师》这一本书里,把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放在《三作家》这一本书里。看来茨威格对“三合一”这种人物传记形式,真可谓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他的这些“三合一”式的名人传记,成稿于20年代,结集于30年代,总书名为《世界建筑师》。目前,大概就剩这本关于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的传记尚未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本迟来的奇书,奇就奇在作者所选取的视角与一般传记作者不同。他说:“我试图分析他们的创造志向,通过叙写各有千秋的独特个性来表现这些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不仅如此,茨威格还把卡萨诺瓦同唐·璜,把司汤达同卢梭,把托尔斯泰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一番比较。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内心观察和性格分析,作者因而忽视了对社会历史背景与趋势的研究,所以,其传记的某些说法似乎有失偏颇,某些章节还嫌拉杂拖沓。至于书中把目睹拿破仑军队大溃退的法布里斯(《巴马修道院》)说成是“于连”(《红与黑》),把托尔斯泰夫人所忌恨的契尔特科夫说成是“契诃夫”(Cherkoff),这个失误,是作者茨威格的失误,还是译者伊登和塞达·保罗的失误,本人就不去深究了。

国内有关资料将此书称为《三诗人传》,我通过阅读和分析,觉得“诗人”二字不足以概括这三人的角色特点,也不足以反映作者的写书意图。首先,三位主人

力,身体像钢架一样结结实实,整个轮廓没一处是软乎乎的。他微微颌首,站相轻松,像一头即将发起进攻的公牛。看他脸部的侧影,使人联想起罗马钱币上的头像,每根线条都那么精制清晰。在栗壳色的头发下面,是他的圆额头和鹰钩鼻,下巴极富魅力,喉结长得很大(女人们把这看成是雄健威猛的象征)。他的五官明显地带有一个征服者所特有的闯劲和坚毅。只有两片微微弯曲、又红又性感的嘴唇是柔软的,两唇之间露着一排洁白玉齿,犹如颗颗石榴肉籽儿那么晶莹剔透。这个漂亮的陌生人在扫视众人时虽然神态自然,可我们却注意到,弯弯的浓眉下面,那对眼睛正闪现出某种急不可待的神色。他的目光就像是在寻找猎物并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的猎人一样。然而,他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此刻,他的目光朝一个个包厢看过去,一边留意在场的男人,一边像商人抽样看货般地审视着女人。她们虽然坐在暗淡之处,但是裸露的颈部和肩部还是一目了然的。他以鉴赏家的目光挑剔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女人,他心里知道,她们也在朝他打量着呢。他一边看,一边咧开那两片贪欲的嘴唇,形成一丝笑意,这使我们联想起野兽在下口之前咧嘴咆哮的样子。这一丝微笑并不是专门冲着哪一位妇女的,而是针对所有妇女的,眼下具体的猎物还没有确定,她那温暖的胴体还隐藏在衣服里面呢。就在这时,他认出了坐在包厢里的一个熟人,刚才还在仔细端详的目光一下子收拢,并且变得柔和起来。他的左手从佩剑柄上抽回,与此同时,右手把厚厚的羽帽抓得更紧,接着便走过去跟这位女性朋友打招呼,开口便说是老相识。他颇有风度地弯下身子,亲吻了女士伸过来的手指,说起话来彬彬有礼。而这位女士被他这番亲昵之举弄得有些局促不安,但还是尽量控制着,并且向同伴们介绍说:“这位是辛加尔特勋爵。”

于是,少不得一阵礼貌寒暄。这位来客应邀落座于这间包厢,接着便开始交谈起来。卡萨诺瓦稍稍提高嗓音,进而操纵了别人的话题。他像个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口齿清晰,逐渐把听众范围扩大到了其他的包厢。他想让附近的人听听他那一口漂亮的法语和意大利语,以及把贺拉斯语录引用得多么的恰到好处。他在不经意间抬起手臂,搁在壁板上,从而亮出了袖口上的滚边,以及戴在手指上的那颗光彩夺目的单颗宝石。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镶有钻石的鼻烟盒,同时递给在场的男士们一些墨西哥烟丝,说道:“这是我的朋友、西班牙大使昨天专门派信使送给我的。”就在一位先生饶有兴致地端详着鼻烟盒上的微型图案时,他用满不在乎而又足以使大家听清的声音说道,“这是我的朋友、科隆选帝官赠送的礼品。”这个吹牛大王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不动声色,但是眼睛却始终像猎鹰一样注视

卡萨诺瓦

Kasanuowa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Ciweig jing dian zhuan ji cong shu

在家门口怡然自得地抽着烟斗；士兵们一边在烟叶上撒白粉，一边擦拭着再也派不上用场的滑膛枪；长期遭受蹂躏的乡村，终于能够恬静地打个盹儿了。但是，统治者却因无仗可打而觉得生活得没有意思。所有的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各省的人，置身于各自的狭小都城之内都快憋死了。他们迫不及待，四处寻欢作乐。达官贵人、衮衮诸公居住在新建的洛可可式殿堂之内郁郁寡欢、无聊透顶。尽管筑起了赏心悦目的花园、喷泉和柑橘园，还有地牢、画廊、猎场和金库，可对他们来说，住在这里还是枯燥无味。

他们竭力模仿特里阿农（Trianon）和凡尔赛，挥霍着从臣民那儿榨取来的金钱，摆出从巴黎舞蹈大师那儿学来的风度，一个个都自命不凡，以为自己生来就配充当天上的太阳公公。他们由于无所事事，进而变成艺术事业的赞助人，为了影响文学品位，他们就跟伏尔泰和狄德罗通信。他们收集瓷器、硬币和大师的杰作，在他们的宫廷剧场上演法国喜剧和意大利歌剧，对外国艺术家倾注了大量热情。仅举一例，魏玛公爵热衷于邀请一些德国人到他的宫廷里来，他们是席勒、歌德和赫尔德。贵族们的另一个乐趣，则是捕猎野猪和水上表演。当上流社会的人感到生活枯燥无味时，无不从戏剧和舞蹈中发现独特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些王亲国戚一个比一个出价阔绰，他们折冲樽俎，以便将最惹人喜爱的戏子、最好的舞蹈家、演奏家、阉人歌手、哲学家、炼金术士和琴师搜罗于门下。格鲁克和韩德尔，梅塔斯塔齐奥和哈塞被王公贵族从一座宫廷引诱到另一座宫廷，轮流相随的还有神秘教士和风骚女人、焰火商和猎人、彩绘师和芭蕾舞艺术大师。小诸侯们个个都希望自己的宫殿独领风骚，追求最新颖、最豪华、最时髦，他们这么做，并非出于任何理智的动机，而是巴不得胜过二十英里外的王兄王弟。这些小朝廷相继网罗了精明能干的司仪，建造了豪华的剧院，一场场成功演出，则使之增光添彩。为了摆脱单调乏味的生活，为了使长期流行于五六十个享有封号的贵族家庭中间的社交往来，带有真正上流社会的那种景象，只需再添一项，那就是让一批批知名的访客、风趣的来宾以及世界各地素昧平生的人们来此相聚，这对于闭塞的外省诸侯来说，仿佛是颗颗葡萄干撒在了一堆密实的面团上似的，吸上一口外界的新鲜空气，可以清除那种笼罩着不足三十条街道的小小都城的窒息气氛。

那些冒险分子一听说哪儿有个宫廷活动，转眼之间就纷纷前来赶场，他们乔装打扮得千奇百怪。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他们是坐大马车来的，抑或是坐那种英国式高级四轮马车来的，而且还在最昂贵的客栈租下了最好的朝南房间呢。他们身着华丽的制服，声称是从印度或是蒙古军队搞来的。此

外,他们一个个都有响当当的姓名,其实就像他们自己动手缀在鞋扣子上的一颗颗假宝石那么不可信。他们讲什么语言的都有,无不自称与某某长官或是某某要人过从甚密呀,曾经服役于一支支著名的军队呀,就读于一所所高等学府啊。他们衣兜里揣满了一本本方案,他们嘴边挂满了一串串谎言,他们策划彩票、制定新税、建立联盟、开设工厂,他们出让女人、勋章和阉人歌手。尽管钱袋里没有多少金银,可他们还一个劲儿地凑近别人的耳边,说是知道点石成金的秘密。他们给每个王宫策划一个新玩意。在一家王宫里,他们透露自己是共济会员和玫瑰十字派;到了另外一家,由于主人爱钱如命,他们就声称特别擅长点金术,会写泰奥弗拉斯托斯。遇到一位好色的王侯,他们就为之充当皮条客;遇到抱有好战野心的,他们就自称是间谍;遇到有文艺情趣的,他们就自诩为哲学家和诗人。他们蔑视迷信占星图的人、轻信生财之计的人、用假纸牌赌博的人和以貌取人的人。但是,无论充当何种角色,他们都细心从事,营造一种神秘氛围,因而格外有趣。像突然一亮,就把不明真相的人引入险境的鬼火一样,他们在贵族宫殿的污泥浊水中恣意招摇。

他们在宫中颇受欢迎,他们令人开心而不令人敬重。没人贸然追究他们的贵族头衔真假与否,至多不过问问他们娶做妻子的女士有没有结婚证书,或是问问他们带来的姑娘有没有处女证明。任何人,只要带来快乐,哪怕能使这座宫殿的沉闷气氛暂时有个把钟头的减轻,他都肯定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宾客。处处有人迁就他们,就像迁就讨人喜欢的名妓一样,只要后者不过分无耻地敲诈就行。有的时候,一个艺人或者一个骗子挨了王公贵族踢了一靴子还不得不忍气吞声(莫扎特就有过这种经历);有的时候,他们路子走错了,出了舞场,就进了监牢,甚至像皇家剧场的经理阿富利修那样,被贬到了伙房。这些人当中头脑最聪明的中饱私囊,有的甚至做了宫廷妓女的乖丈夫,当了货真价实的贵族侯爷。但他们大多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而不拖到败露之日才走,因为他们的诱人之处就在于玩意新而身份假。如果他们手里的牌角露得过显,如果他们伸向人家口袋的手过长,如果他们在一处宫廷为所欲为过久,那么,说不定就有人扯下披在他们肩上的外衣,揭露留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和笞痕。他们有必要频频地转移,免得被人套上绞索。因而,他们持续不断地穿行于欧洲,好比是一队队不同寻常的商旅,或是一群吉普赛人,把自己的移动帐篷从一座王宫搭到另一座王宫。于是,在整个18世纪,常有这样的事儿发生: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从阿姆斯特丹到波兹索尼(Pozsony),从巴黎到那不勒斯,转来转去还是同一个身影。乍一看,卡萨诺瓦每次上

赌场,每次前往一座座王宫,竟都遇上塔尔维斯、阿富利修、希维伦和圣吉尔梅因这同一帮无赖之徒,人们往往以为纯属偶然巧合;但是内行人心里明白,这种持久流浪,就意味着四处逃奔,而不是轮番取乐。

在这些无赖中间,倒是有一批真正的共济会员。他们遇见老熟人时,往往互相帮衬,彼此补台,扶扶梯子,做做担保。妻子、衣服、姓名都可以换着用,但是有一样,他们是不肯换的,那就是各自特有的职业。演戏的、跳舞的、搞音乐的、投机的、卖淫的和炼丹的,这些依附于宫廷的寄生虫,再加上那些耶稣会员和犹太教徒,形成了一个国际体系,这在18世纪是破天荒的事。当时,贵族们安土重迁,足不离宫;中产阶级则死气沉沉,尚未解放。可这帮欺世盗名之徒,不打旗号,不讲国别,任意从一国转往另一国,与各阶层的人摩肩接踵。随着他们的出现,迎来了一个新世纪的曙光,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他们不同于过去那种拦路袭击手无寸铁者的土匪,不同于拿着手枪在马路上抢劫车客的强盗,他们所采取的是高明得多的手段。对他们来说,机智取代了暴行,一起精心策划的骗局显然要比早期那种明火执仗式的抢劫奏效多了。他们的成功来源于一种心理学知识。这种新型扒手与世界主义以及文雅举止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借助于事先做过记号的纸牌和假汇票来坑害别人。

他们与早年驾船前往印度的那些胆大妄为者是一路货色。那些人吵吵嚷嚷,臭味相投,从不甘心平平淡淡、安安稳稳地挣钱过日子,而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一下子就把袋子装得满满的。如今方法改了,变脸术吃香了。这些新生的投机分子再不像当年的船长那样脸色阴沉,手脚鲁莽,而在精心保养的手指上戴起一枚枚闪亮的戒指,头上则戴起扑着香粉的假发套子。他们看东西时用时髦的长柄眼镜,走起路来像舞蹈家,说起话来像演员,雄辩起来则像哲学家。打牌时,他们不动声色地玩弄骗术。他们花言巧语,骗得妇人们为购买春药和假珠宝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毋庸置疑,他们身上还是具有某种诱人之处。他们的机智、他们透视心灵的本事,使他们富有情趣,其中有些人还是称得上天才的。18世纪下半叶是他们大显身手的黄金时代。先是法国诗人在路易十五时期组成了著名的七星诗社,后来一群有才华、有创见的德国作家使魏玛之名不朽于天下,而这些高明的诈骗犯和冒险家,在欧洲这一段非常时期,也各显神通,崭露头角。他们早就不满足于把手伸进王公贵族的衣袋了,他们的野心是把世界历史当作赌盘来转动。他们所希望的不是侍候别人,而是让别人侍候他们,因为冒险家们的所作所为已经给18世